



意林

恋心

# 池思鱼故渊

CHIYU  
SI GUYUAN

白鸢  
成双

最爱红线梦里娥  
潇潇烟波寻她落

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  
上一瞬口吐毒箭，下一瞬又对人这么好。

古言小天后白鸢成双再谱暖萌新作

宁池鱼：“你这个月老，扯的什么姻缘！不帮我就罢了，还要来烧我！心被天狗吃了吧？”

毒舌皇叔 落魄郡主 爱恨痴缠  
口吐毒箭 心如蜜饯 再续前缘

酷帅月老星夜下凡救人 呆萌女徒火海重生凤凰涅槃

一根错牵的姻缘红线 牵扯出隐秘的皇室阴谋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意林



# 池思鱼故渊

白鹭  
成双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长春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池鱼思故渊. 1 / 白鹭成双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7.10  
(恋恋古风)

ISBN 978-7-5498-3373-3

I. ①池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5263 号

### 池鱼思故渊①

CHIYU SI GUYUAN ①

著 者 白鹭成双

出 版 人 孙洪军

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

责任编辑 施 岗 胡晓路

总 策 划 蔡 燕 康 宁

统筹策划 康 宁

设计总监 资 源

执行编辑 康 宁

封面设计 杨 倩

美术编辑 孔凡雷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320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
邮 编: 130062

电 话 总编办 0431-86012616

发行科 0431-86012602

网 址 [www.jlsycbs.net](http://www.jlsycbs.net)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373-3 定 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 1 章 失火的遗珠阁    |
| 009 | 第 2 章 重回王府      |
| 018 | 第 3 章 精彩纷呈的婚事   |
| 032 | 第 4 章 谢谢你护着我    |
| 053 | 第 5 章 不识路但识人心   |
| 064 | 第 6 章 秋收计划      |
| 079 | 第 7 章 你是宁池鱼     |
| 096 | 第 8 章 带着徒儿当贼的师父 |



## 目录

- 119 第 9 章 你要相信你自己
- 133 第 10 章 到底出了什么事
- 149 第 11 章 你不是麻烦
- 168 第 12 章 我给她的胆子
- 182 第 13 章 情天不老月长圆
- 206 第 14 章 师父是妖怪吗
- 219 第 15 章 生死较量
- 233 第 16 章 尘埃落定

## 第①章 失火的遗珠阁

“救命啊！救……喀……”

浓烈的烟雾涌进屋子，就算努力屏息，喉咙里也呛得厉害，宁池鱼咳嗽不止，抬头看见窗外站着的人，连忙扯着嗓门喊：“云烟，我在这里！”

平时一向颇为照顾她的云烟，此刻就在离她十步之遥的窗外，眼神冷漠，语气冰凉：“抱歉，郡主，卑职也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奉什么命？行什么事？池鱼有点儿蒙了，脑子缓慢地想着这句话的意思，直到着火的房梁“轰”的一声砸落下来，她才猛地一凛。

奉命行事，就是要她死？

错愕地睁大眼，池鱼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不可能！王爷不可能要杀我！你放我出去，我要见他！”

云烟没有任何反应，负手站在远处，身影被火光渐渐掩盖。外头人不少，可没有人救火，相反，倒是有人在泼油，火势伴随着刺啦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屋子里空气稀薄得令人窒息，池鱼惊慌之中，还听见两声猫叫。

“落白！流花！”池鱼红了眼，“你俩蠢吗？快跑啊！会被烧死的！”

一白一花的两只小猫使劲儿蹭着她，“喵喵喵”地叫着，声音凄厉，却都没从窗口跳出去。流花的尾巴上的毛被烧焦了一块儿，落白身上的毛也卷曲发黄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

心口疼得厉害，池鱼咬牙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企图在这房间里找寻一丝生机。

门口已经被堵死，想出去是不可能了，身子被捆着，行动不是很方便，她只能脚尖蹭地借力，左肩在地上磨，一点点地往窗户的方向靠。

好不容易离得近了，燃着火的纱帘突然从房梁上掉了下来，烧着了她的衣裳，池鱼急忙往地上滚动，两只猫咪也凄厉地叫起来。

“别怕别怕！”勉强将身上的火压灭，池鱼装作没闻见自己的肉焦味，小声安抚两只小东西：“我送你们出去。”

话刚落音，窗口上挂着的姻缘符也着了火落下来。刚刚才熄灭的火苗重新烧在了她的身上，惊得池鱼连忙几个翻滚，却差点儿滚到那头烧上来的火里。

“喵！”落白和流花都惨叫不止，池鱼看了看自己身上烧得正欢的姻缘符，绝望之中骂出了声：“你这个月老，扯的什么姻缘！不帮我就罢了，还要来烧我！心被天狗吃了吧？”

肌肤已经感受到了炙热，呼吸也渐渐困难，池鱼有些心疼地看着墙角里发抖的猫咪，不甘心地躺在地上睁大了眼。

要……死了吗？火烧上了房梁，一片红光。池鱼恍惚地看着，感觉那片火好像突然光芒大盛。是快死了的幻觉吗？池鱼茫然地看着，只见光里好像出现了个人。

长长的白发，飘在身后，像一条白龙。大红的袍子绣着精细的云纹，铺天盖地地从天上罩下来，如巨大的屏障，映得那眉眼美得惊心动魄。从天而降带下来的风，将她周围的浓烟都吹散了。

下一瞬，自个儿就被他捞了起来，一阵天旋地转，四周的灼热尽消。

外头的空气清新无比，池鱼无意识地喘息着，眼前一片空白，嗡鸣之声不绝于耳，过了许久才缓过神来，渐渐才看清了东西。

一袭暗红的锦绣袍就在她眼前，池鱼眨眨眼，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这袍子没有方才看见的那么宽大，尺寸很平常。再抬头，面前的人一头白发及腰，随意束在身后，也没有三丈长。

刚刚，是她眼花了？

摇了摇头，池鱼很是感激地看向这人，虚弱地道：“多谢恩公！”

恩公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语气也很不耐烦，顺手将落白和流花扔给她，冷声道：“不必谢了。”

惊喜地接住两只猫咪，看了看它们没有大碍，池鱼眼泪都下来了，一把就抱在了怀里：“太好了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高兴之后，池鱼有点儿不解地看了一眼远处还在烧着的遗珠阁，“恩公是怎么救我出来的，那么大的火？”

“想见沈弃淮？”这人好像没耐心回答她，只冷冷地问了一句。

池鱼头皮一麻，陪着笑点头，她现在最想见的就是沈弃淮，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那就别问了，跟我来。”挥袖就走，这位恩人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，池鱼也不敢多问，连忙跟上他，从王府无人的小路，绕去沈弃淮的悲悯阁。

悲悯阁的一切她都万分熟悉，每次来这里，越过那三开的门扇，都能瞧见沈弃淮遗世独立的背影。

然而这次不同，悲悯阁院门紧闭，里头也不止沈弃淮一个人。

余幼微眉目间满是笑意：“你是池鱼的未来夫君，我们怎能……”

沈弃淮一双眼似笑非笑：“我心属你，还管别人做什么？”

余幼微问：“府上是不是着火了？”

“着火的是遗珠阁。”沈弃淮轻笑，“烧不到咱们这里来。等这火灭了，你就是我未来的王妃。”

余幼微心里大喜，脸上却露出担忧来：“池鱼就算有错，也不至于……”

“不至于？”沈弃淮嗤笑一声，“她上次重伤于你，你都忘记了？”

“那也只是吃醋罢了。”余幼微咬唇，楚楚可怜地看着他，“她也只是太爱您，不想您与我来往。”

“本王与谁来往，轮得到她来做主？”沈弃淮轻哼，“本王就是喜欢你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宁池鱼一死，本王立马迎你过门。”

“这……别人会说闲话的，池鱼也跟您十年了。”

“与我何干？”沈弃淮深深地看着她，“谁挡着我与你在一起，我便杀谁。”

这般情话，谁人不心动？

院墙外，池鱼面无表情地听着，心里的凉意蔓延到周身，冻得指尖生疼。她努力想呼吸，却怎么也吸不进空气。伸手捂住耳朵，那一声声缠绵悱恻的情话却还是钻进她的脑袋。

无数的怒火冲上来，激得她双眼血红，起身就想翻墙。

“站住！”白发恩人扯住她的胳膊，低斥，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干什么？”池鱼回头，一双眼满是恨意，“我要杀了他们！”

她是真的想不到，一个时辰前还特意来与她共进晚膳的人，现在竟然会躲在这里与她的姐妹谈情说爱！那她算什么？十年来的杀人工具？任他玩弄的傻子？

是她傻啊，到死都不愿意相信他会舍得杀自己，而他呢？压根没有把她看在眼里！烧死她，就为了迎娶余幼微，那这十年来为什么一直骗她呢？早说明白不好吗？

“冷静点儿吧。”白发恩人道，“就算你冲进去，也打不过沈弃淮。”

池鱼崩溃了，蹲下身子抱着头，又哭又笑：“我十岁借住在这王府，和他一起长大，这么多年来一直真心真意地对他，他竟然要烧死我！”

许是她的声音大了些，院子里的动静渐渐没了，白发恩人反应极快，立马拎起一人两猫，飞身而走。

“走到哪里去？”池鱼挣扎了两下，“你放我去跟他对质！我倒是要问问，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！”

“闭嘴！”白发眯了眯眼，“不想死就听我的！”

池鱼悲愤难平，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裳，咬牙道：“就算我听你的，又能如何？沈弃淮要我死，我在这京城就活不了！”

那可是一手遮天的沈弃淮！他能在自己的王府里烧死她一次，就能杀她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她跑得掉吗？离开王府，外头仇人甚多，她活得下来吗？

白发恩人斜眼睨着她，冷笑一声，表情很是不屑：“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”

这语气很是自信，听得池鱼愣了愣，抬头疑惑地看着他：“你……是何方神圣？”

白发恩人沉默了片刻，深黑的眼珠子一转，吐出个名字来：“沈故渊。”

池鱼皱眉：“沈氏皇族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沈故渊寻了个无人的院落将她放下，拂了拂自己身上的袍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池鱼觉得这人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儿心虚，忍不住就怀疑起来：“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过这个名字？”

沈故渊有点儿不耐烦：“你没听过的人都不存在不成？”

池鱼愕然，低头想想，好像也是。

“别多想了，跟我走。”沈故渊下巴微抬，“我带你离开这王府，保你性命。”

那怎么可能？池鱼苦笑，蹲在地上摸落白的脑袋：“恩公有所不知，沈弃淮摄政已久，权势滔天，我虽为郡主，但父王早死，满门已灭，在他眼里不过是浮尘蝼蚁。他想要我死，就绝对不会放过我。”

沈故渊道：“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？”

最想做的？池鱼咬牙：“那还用说？报仇！让他们付出代价！”

“那就行了。”沈故渊点头，“我帮你。”

池鱼微微一愣，有点儿意外地看着他：“恩公，咱们先前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您平白无故的，帮我做什么？”

沈故渊想了想，道：“你若非要个理由，那就是我与这沈弃淮有仇。”

有仇？池鱼认真思考一番，发现挺有道理的，沈弃淮毕竟只是镇南王捡

回来的养子，如今皇帝年幼，皇族血脉凋零，任由他一个外人掌控大权，的确是有不少皇族不满。

“问够了吗？”沈故渊转身拂袖，“趁着夜色，赶紧跟我走！”

想想自己身上也没有能被骗的东西，再看看自己如今这绝望的处境，池鱼望着他的背影，深吸一口气，抱起猫就跟了上去。

墙外有马车停着，池鱼正好奇这车是谁的，就见沈故渊上去掀开了车帘，回头朝她道：“上去。”

这还是有备而来？

池鱼想也不想就抱着猫钻了进去，车帘放下，沈故渊就坐在她对面，平静地吩咐车夫：“走吧。”

“要去哪里？”车轱辘动起来，池鱼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沈故渊抬眼看她，眉心微皱：“你不疼吗？”

疼？池鱼有点儿茫然，顺着他的视线摸了摸自己的脸。

“嘶！”还真的挺疼。

“还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”他嗤笑，“光顾着嚷嚷要报仇，一身伤都没知觉？换个人，这会儿就该晕过去了。”

脸颊上火辣辣的，身上也有大片大片的烧伤，池鱼苦笑着问了一句：“我现在的模样是不是很丑？”

沈故渊淡淡地道：“本来也不是多好看。”

是啊，就是因为没多好看，沈弃淮才不喜欢她的吧。

马车摇摇晃晃地走着，半个时辰之后才停下来。

前头是一处宅院，白墙灰瓦。沈故渊上前推开门，朝她招手：“进来。”

这姿势真的有点儿逗狗的意思，不过池鱼没有心思计较这些，乖顺地跟着跨进了门。

“躺下。”屋子里有一张宽大的床，沈故渊坐在床边，一边朝她吩咐，一边拍了拍床沿。

池鱼愣了愣：“这……”

疑问还没问出来，对面的人就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发高烧了，自己不清楚？”

池鱼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喃喃道：“感觉不到烫啊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全身都一样烫了。”沈故渊没好气地将她拉过去按在床上，道，“幸亏是有我在，不然你连这场病都抗不过去。”

蹬掉鞋子，池鱼将猫放下床，乖乖地躺好。

“你会治病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什么都会。”他答。

池鱼轻笑，心想这人未免太过自大了，天下事情何其多，哪有人什么都会的？

不过她的头很重，胸口也很闷，浑身提不起劲儿，一躺下来才发觉自己一直紧绷着身子，骤然一放松，整个人慢慢地就陷入了黑暗。

池鱼感觉这一觉睡了很久，头痛欲裂，嗓子干涸得厉害。屋子外头很吵，锣鼓声鞭炮声，响作一团，逼得她不得不睁开眼。

外头的天竟然还是黑的，烛台的光很暗，整个屋子里就她一个人。

池鱼勉强撑起身子，揉了揉脑袋，恍然间觉得自己刚刚才从鬼门关回来，身子都僵硬得不像是自己的了，手脚活动了半晌，才有了知觉。

“恩公？”

“醒了？”桌边坐着的人回过头来，淡淡睨她一眼，“命保住了，要养生养三个月。”

三个月？池鱼皱眉：“这也太久了。”

“你急什么？”沈故渊皱眉，“赶着去投胎？”

“不是……可……”池鱼抿唇，“三个月之后，沈弃淮怕是已经迎了余幼微过门了。”

想起那两人说话的模样，她还是忍不住红了眼。

“放心，没那么快。”沈故渊道，“在他们成事之前，我会带你回去的。”

池鱼一愣，忍不住微微撑起身子看向他：“咱们还要回去？”

她在世人眼里怕是已经是个死人了吧？还怎么回得去？

“若是不回去，你的仇怎么报？”沈故渊白了她一眼，凤眼半眯，霜发落下几缕垂在眼前，“你有我护着，怕什么？”

池鱼咽了口唾沫，很想说，您也只是个来路不明的人啊，要怎么护我？

然而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幸事，她也不能太苛求自己的恩人。平复了心情，池鱼安心地在院子里养起伤来。

两人在这院子里住了三个月，宁池鱼浑身的烧伤结痂了，衣裳挡着，已经瞧不出什么端倪。

但是脸……

她的脸被烧伤了，沈故渊不知用什么草药，天天给她敷着，伤是好了，但模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
## 第②章 重回王府

这日天气不错，阳光普照，沈故渊一大早就推开了她的房门，靠在门口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池鱼一脸茫然地看向他：“准备什么？”

沈故渊微微眯眼，语气不太好地道：“你日日夜夜念的都是回去报仇，现在伤好了，却问我准备什么？”

眨眨眼，池鱼反应过来，微微皱眉：“可是……您打算怎么送我回去？”

“送？”沈故渊嗤笑，“谁说我要送你回去？”

池鱼一愣。

沈故渊接着就道：“我带你回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得管我叫师父。”

悲悯王府一场大火，烧死了池鱼郡主，沈弃淮悲痛过度，病了几日，引得朝中重臣纷纷探望慰问，连宫里也送了慰问的东西来。

“瞧瞧他们有多敬重您啊，这些东西都要堆满大半个院子了。”余幼微坐在沈弃淮身边掩唇，“不知道的，还以为送的是新婚贺礼。”

沈弃淮勾唇拉过她的手，低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三司使已经上奏求陛下赐婚你我，以慰我失未婚妻之痛。婚事也筹备得差不多了，到时候，他们的贺礼，定不会比现在少。”

宁池鱼死是死了，沈弃淮也没提起她半个字，但作为一个女子，余幼微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这十年来，沈弃淮未必是没有对宁池鱼动过心的。

“王爷。”外头有家奴来禀告，“宗正大人求见。”

坐直了些身子，沈弃淮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余幼微识趣地告退回避，出去的时候微微抬眼，就看见那向来沉着冷静的徐宗正眉头紧皱，额上还有汗水，捏着一本东西急匆匆地跨进门，都没看她一眼。

出了什么大事吗？

“王爷！”到他跟前行礼，徐宗正皱眉道，“先皇有一幼子流落在外已有十余载，朝廷一直派人寻找无果。但半个月之前，孝亲王寻到了蛛丝马迹，查证半个月之后，确认无误，今日已经将人迎进了宫。一众亲王都高兴不已，一大早便进宫去向陛下给他讨身份去了。”

沈弃淮脸色瞬间一变，皱眉：“半个月之前？怎么没人来知会本王一声？”

徐宗正拱手低头：“王爷府上新丧，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孝亲王的意思是，没查证之前不必打扰您。但眼下已经坐实了身份，微臣便赶来禀告。”

先皇有个皇子在南巡途中走失之事算是皇室的秘密，一向只有他们几个王爷和禁军在暗中查访。

老实说，沈弃淮从来没有认真找过这个皇子，他并非皇族血脉，掌权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正因为沈氏一族嫡系老的老、幼的幼，他才有机会往上爬。

而那三皇子，乃先皇最后幼子，算算年纪，眼下正是青壮之年。

沈弃淮眯了眯眼，站起了身：“人在宫里是吗？本王也正好去看看。”

让人准备了马车，沈弃淮更衣动身，他在人前都是一张和善的笑脸，直到一个人坐进马车里，脸色才沉了下来。

失散多年的皇子，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怎么偏在这个时候回来？

巍峨的玉清殿。

叙旧了一个时辰，朝中四大亲王皆坐在这殿里哭得不能自己，年幼的皇帝坐在软榻上，一双眼盯着沈弃淮看，也是泪眼朦胧。

“在外十几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孝亲王感慨地看着他道，“皇弟生前就一直念叨你，说对不起你，一旦你回来，我们定要替他补偿你。”

“无妨。”沈故渊道，“我不在意。”

这几个字说得亲王们眼泪又上来了，连幼主都忍不住奶声奶气地问他：“皇叔，你想住在哪里？想吃什么？朕都让人去安排。”

“吃什么无所谓，我还不饿。”沈故渊抬了抬嘴角，“但是住的地方，我倒是有想法。”

“哦？”孝亲王连忙问，“你想住哪里？”

殿门突然打开，外头的太监通传了一声：“陛下，悲悯王爷到。”

殿外的人跨步而来，脸上带着平和的笑意，上前行礼：“见过陛下，各位皇叔安好。”

孝亲王抹了眼泪，回他一笑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咱们正在商量故渊该住在何处。”

先皇所失之子本名御德，但因多年寻而不得，先皇病时便将他改名故渊，望他思故而归，早些回来。

沈弃淮笑了笑，很是从容地问：“那有结果了吗？”

“正在说呢，故渊自己有想法。”孝亲王连忙转头看向沈故渊，“你方才说，想住哪里？”

顺着孝亲王的目光看过去，沈弃淮表情僵了僵。

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个红衣白发的男子，察觉到他的目光，便慢慢撩起眼皮回视。

四目相对，沈弃淮终于知道为什么几位皇叔这么笃定他是那失踪的皇子了。

沈氏一族有遗传，嫡系男丁一满十岁，须发尽白，药石无转。这人一头白发通透不说，面容竟也与祠堂里挂着的太皇太后像相似八分，尤其这一双眼睛，美得令人难忘。

若无血缘，断断不可能这般相似。

这人看着他，薄唇微勾，眼里的光忽明忽暗。

沈弃淮突然就觉得背后有点儿发凉。

“我想住悲悯王府。”他道。

殿里的人都是一愣，沈弃淮更是意外：“住本王府上？”

“都说悲悯王府是这京中最好的官邸。”沈故渊道，“多住两个人，不成什么问题吧？”

这话听着没什么不对，但是莫名其妙地，沈弃淮察觉到一股子敌意。

沈弃淮是个八面玲珑的人，他向来不会把喜恶表现在脸上。所以即便心里不太舒坦，他还是笑道：“本王府上半个月前失了火，烧了几处院子，要接待贵人，怕是不妥。”

这算是委婉地拒绝了，一般人听见这话，都会识趣地不住了。

然而，沈故渊却大方地道：“无妨，我不在意这些，能住就行。”

孝亲王哈哈笑道：“故渊竟然这般喜欢悲悯王府，也罢，那就让弃淮去安排吧。”

“池鱼刚死，本王没心思照顾客人，怕是要怠慢他的。”沈弃淮严肃地说道，“您和其他几位皇叔府上也不差，他不能住吗？”

“弃淮啊，”孝亲王叹息，“你也看见了，这孩子怎么看都是我沈氏嫡系血脉，咱们对他有亏欠，哪能不满足他这一点儿要求呢？你就委屈一下，腾个好点儿的院子出来让他住着。等他的王府修好，自然就搬出去了。”

王府？沈弃淮心里一跳：“他要封王？”

“这是自然的。”孝亲王道，“按照辈分，你也得唤他一声三皇叔。”

沈弃淮沉默，心里的不悦像潮水一样翻涌上来。

他辛苦十年才有今日的王位，人家倒是好，什么功绩也没有，光凭一条血脉就能与他一样封王。真是不公。

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却还是挂了笑，沈弃淮回头，朝沈故渊拱手：“敢问